



小巫

米吉卡 著

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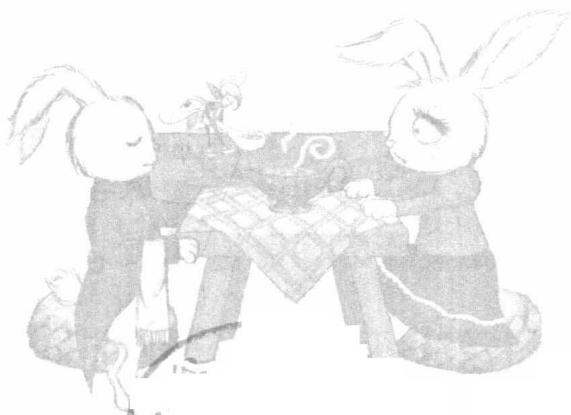
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中国当代童话新锐作家丛书

小巫仙

米吉卡 著 夏末工房 绘

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巫仙/米吉卡著. —福州：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，
2008. 3

(中国当代童话新锐作家丛书. 第二辑)

ISBN 978-7-5395-3208-0

I. 小… II. 米… III. 童话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8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23206 号

小巫仙

——中国当代童话新锐作家丛书 (第二辑)

作者：米吉卡

出版发行：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http://www.fjcp.com e-mail: fcph@fjcp.com

社址：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(邮编：350001)

经销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：福州德安彩印有限公司

地址：福州市金山浦上工业区标准厂房 B 区 42 幢

开本：890×1240 毫米 1/32

字数：129 千字

印张：7 **插页：**8

印数：1—5090

版次：200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5-3208-0

定价：15.00 元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。

目 录

- 小巫仙 / 1
阿大的农场 / 37
米米塔 / 65
绣球花田 / 72
小妖精大妖精 / 86
欢喜冤家 / 110
白棉花 / 136
杯子 / 143
通往心灵的梯子 / 147
玩具熊 / 152
面包的新生 / 156
晒晒冬天的太阳 / 160
人鱼 / 165
兔子的冬天下白面 / 172
说一个故事给你听 / 175
鲨鱼牧场 / 182
逃跑进行时 / 189

小巫仙

1. 占卜

当我站在占卜婆婆家门口的时候，我的心里还在打鼓，到底要不要进去？

身旁是一簇盛开的矢车菊，蓝色的像水一样灵动，白色的像雪一样恬静，两种颜色匹配在一起，虽然不算抢眼，美丽却一点一滴地溢出来。

“蓝色代表进去，白色代表离开。”我对自己说。

我闭上眼睛，伸出手。当眼睛睁开的时候，手上已经选定一朵小巧的矢车菊，蓝色的。

这个答案是我早就预料到的，因为我明明知道白色的花朵在更远一些的位置。我想，我只是为自己找一个鼓足勇气的理由。现在，我做到了。

举起的手将要扣到门上的时候，屋子里传出一个声音，很慈祥的声音。

“进来吧。”

那是一个不大的房间，光线也不够明朗，但很温暖，让人感觉舒服。屋子里的摆设简单整洁，墙上挂着星星

和月亮图案的毛毡，做工精细而且考究。地板上铺着奇怪图纹的地毯，看上去很玄妙的样子。

占卜婆婆坐在一张方桌旁，她的样子和她的声音一样慈祥。

“坐吧。”

我犹豫着，坐到方桌的另一旁。

“你到这里来一定有很重要的事吧？”占卜婆婆始终微笑着，“那么，就说来听听吧，看看我能帮上什么忙。”

我思量了一下，有些忐忑地问：“婆婆，如果我学会了珍惜，那能说明什么呢？”

“说明你失去过。”

“是啊，正像您说的那样。”我有点管不住自己的眼泪，任它们在眼眶里打转。

习惯了整日里小巫仙在耳边喋喋不休，他似乎总在跟我讨价还价。

“拜托你再快乐这么一点点。”他笑嘻嘻地把双手伸开，比划着。

“要不然，这么一点点也行。”他做出一些让步，把双手之间的距离缩小了一些。

“好吧，好吧，只这么一点点。”他再次把距离缩小，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。

我不点头也不摇头，继续煮咖啡或做点心什么的。

小巫仙就飞到我的面前，不停地追问：“到底好不好呢？”

我偶尔会把他从空中扯下来，或把做点心的面粉撒到他身上，看到他狼狈的样子，我就忍不住笑起来。

小巫仙总是说：“你笑起来的时候是闪闪发亮的，好漂亮。”

我想不出太多值得笑的事情，就算很努力也没办法。

我们成天打打闹闹的，不知道这样算不算快乐，至少，我从没有把小巫仙的话当真。

直到昨天，我找遍了所有的角落，却不见小巫仙的踪影，我知道，我把他弄丢了。

婆婆把我的手放到她的手心里，让我感觉不那么难过。她似乎明白了我所有的心事，等我的情绪稍稍缓和一些，她问：“他对你很重要么？”

“嗯，很重要。”我用力地点头，“我越来越明白这一点。”

“想看看他住的地方吗？”

“啊？”

“就是你心里的那个房间啊。”婆婆笑着说，“他不就住在那里吗？”

我知道小巫仙一直住在我的心里，却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，他从没向我描述过。

我把手放在水晶球上，等到有微微的光从指间穿出才把手拿下来，我的心便呈现在眼前了。

我无法形容那是一个多么拥挤的房间，太多的烦恼把那里塞得满满当当。我能看出小巫仙曾试图把房间打

理得更好一点，而且，他努力过许多次，因为，尽管那些烦恼多得像樱花树下的花瓣，但却并不零乱，它们被认真地整理过，码放得整整齐齐。

整个房间里，我没有看到哪怕一张小床，这里也实在找不出能容纳一张床的空间。我注意到一个狭小的缝隙，我想，那应该就是小巫仙每天休息的地方，如果他躺在那里睡觉，恐怕连翻身都是困难的。

“这是我的心？这是小巫仙的住处？”我有些不相信。

“很惊讶吗？”

“我从没想过它居然会是这个样子。”

难怪小巫仙一直要我再快乐一点点，再快乐哪怕一点点。

我一直以为，小巫仙应该住在一个舒适的地方，推开窗子就可以闻到阳光的味道，因为他是那么无忧无虑。一想到他整天生活在我的烦恼里，我就隐隐的难过，眼泪终于自作主张地流下来。

“婆婆，小巫仙一定是因为没地方可住才会离开的，对吗？”

“他为什么离开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要你快乐，不是吗？”

记得很小的时候，我是可以和种子说说话的，我能听懂那柔软而坚定的语言。再长大一些，就只能听到种子发芽的声音了，成长的细碎脚步声。现在，我想我什

么也不能了，是的，我失去了那些神奇的能力。

那么，是长大吗？让我离快乐越来越远。

“婆婆，我想知道小巫仙现在在哪里，请您为我占卜，可以吗？”我请求道。

“一定要知道吗？”

“我要把他找回来！”

婆婆疼惜地摸摸我的头，将一把背面印有六芒星图案的塔罗牌放到桌子上。

我把牌打乱，从中抽出一张。

婆婆把我抽出的牌接过去看了一眼，始终慈祥地微笑着，让我捉摸不透。接着，她把牌夹在中指和食指之间，一瞬间，那张牌便化为了灰烬。

尽管我迫切地想知道占卜的结果，婆婆却并没有马上公布答案。

“傻孩子，你一定有办法让自己快乐起来的，让那个心里的房间充满阳光。”

“我……我可以么？”

“当然。”婆婆肯定地说。

“嗯，我一定可以的。”我也坚定起来。

直到我要离开，婆婆把一张浅绿色的纸交到我手上。

“这正是你想要的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说，这上面有小巫仙的下落？”

“答应我，在打开它之前，先让自己快乐起来。”

“嗯。”

我把那张绿色的纸收好，我知道，我需要先打扫一下自己的心。

乙. 催眠

我整夜整夜地坐在屋顶，看着星星一点一点明朗起来，把瓦片都照亮，再一点一点黯淡下去，消失在破晓前的暮色里。我不想去睡觉，也根本睡不着。

偶尔有流星拖着尾巴划过，我便赶紧闭上眼睛，许愿。

小巫仙总是“咯咯”地笑，幸灾乐祸一般。

“笑什么？”我没好气地白他一眼。

“你总共许下多少个愿望？”他好奇地问。

“好像……好像一个也没有。”我想了想，嘟着嘴巴抱怨起来，“流星总是跑得太快，每次还没等我把愿望说完，它早就没影儿了。”

“既然明知道这样，为什么还要去许愿呢？”小巫仙学着我把眼睛闭起来，假装虔诚的样子，故意气我。

我用手指轻轻一弹，把他从瓦片上弹下去。

他飞起来，依然“咯咯”地笑，那清脆的声音把沉寂的夜逗弄得也不安分起来。

“下次请你一定要好好欣赏那稍纵即逝的美丽，总把眼睛闭起来真是太可惜了。”说着，他像流星一样在我面前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。

我把脸转到一边，嘴硬说：“不要你管。”

“哎呀，你……”小巫仙像是急了，“你知道那是多么难得的画面么？就像……就像你笑起来一样漂亮。”

我托着下巴继续看星星，不去理他。

几朵爆米花一样的云在宝石蓝的夜幕下飘来飘去，让人想去咬一口。

“那是云在为不爱睡觉的孩子催眠。”小巫仙煞有介事地说。

果然，没过多长时间，许多人家的烟囱里都飘出了梦的味道，恐怕连远方森林里的小树精也睡着了，做着像糖果一样甜蜜的梦。

小巫仙飞到我面前，看着我依然明亮的眼睛，找不到一丝睡意。

“你知道睡觉有多重要吗？”他问。

我茫然地摇摇头。

“如果路灯不好好睡觉就会不亮，如果房子不好好睡觉就会漏雨，如果食物不好好睡觉就会发霉……”

我拍拍胸口，像是虚惊一场地说：“幸好我不是路灯，不是房子，也不是食物，所以我不用担心那些。”

“你不好好睡觉只会更糟糕，因为你会没力气去笑。”

我顿时语塞了，我想他说得没错，我真的越来越没有力气去笑了。

可是，我是真的睡不着。

起初，我只是因为怕黑，黑暗总是把我的安全感完

全吞噬掉，我只能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，一直坐到第一缕阳光敲打窗子。

后来，我把屋子里的灯全部打开，可它们总让我有种天亮了的错觉，于是我就更加睡不着，每隔一小会儿就要跳下床，趴到窗口看看天是否真的亮了。

现在，我想我已经戒掉了睡眠这种东西，每晚像夜游神一样在漫长的夜里游荡。

“我一定要想个办法让你能够好好睡觉。”小巫仙说，“那么，就让我为你做一个梦好了。”

“梦？”

“嗯，是一种很古老的催眠术，希望它对你有用……”

那是一团粉色的烟雾一样的东西，一个粉色的梦。

我走进去的时候，能闻到淡淡薰衣草的花香。那里安静极了，就连轻微呼吸的声音都被挡在外面。我每走一步都像踩在软棉花上，仿佛随时都有可能飘起来。

我看到一张绿色的床，或者说，是一片绿色的大树叶。我坐上去，很舒服的感觉。突然，树叶飘动起来，虽然只是轻轻地飘动，但还是吓了我一跳。

一支慵懒的歌不知从哪里飘出来，如虚如幻地轻声低唱，我坐在摇篮一样的树叶上几乎要睡着了。

就在我将要闭上眼睛的一瞬间，突然开始抗拒那种昏昏欲睡的感觉，于是，我惊惶失措地从梦里逃了出来。

“它让你不舒服么？”小巫仙自责道，“也许是根本没有把它做好。”

“我……我只是不喜欢睡觉。”我胡乱甩出一个理由。

我想，我是害怕独自呆在那个陌生的世界里吧，我不熟悉那里的一切，所以拼命让自己清醒，以保证能够离那里远一些。

“好吧，如果你不喜欢睡觉，那么，我们就这样坐着，一直到天亮。”

就这样，屋顶上每晚都会有一大一小两个身影，安静地并排坐着。

此刻，我依然像从前一样安静地坐着，只是，小巫仙却不在身边。月光把我的影子投射到地上，孤零零的。

我仰起头，望着一尘不染的夜空发呆。

突然，一颗调皮的流星“哧溜”一下划过夜空。这一次，我没有闭上眼睛去许愿，而是做了一个虔诚的欣赏者。流星在空中勾勒出一道流光溢彩的曲线，仿佛瞬间绽放的彩虹，那美丽不喧嚣，不张扬，却蔓延到整个夜空，蔓延到我的心里。

“小巫仙，我终于认真欣赏了流星，真的好美。”我小声念叨着，虽然不知道自己在说给谁听。

我用尽全身的力气露出一个笑脸，眼睛弯成新月的样子，嘴角翘起来，一丝快乐在心底涌动，虽然它如同流星一样一晃便消失了，但我还是很满足。

多么希望小巫仙能看到我那个发自内心的笑，他该会怎样的得意忘形啊？

我转过脸注视着小巫仙经常坐着的地方，那里空空

荡荡，我一下子愣了，眼泪“吧嗒吧嗒”地掉下来。

不知哭了多长时间，也许天快亮了，也许天已经亮了。

我好想马上睡觉，好想好想，不是因为我困了，而是因为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。

也许，我可以在梦里见到小巫仙。

三. 绿梦

小巫仙常常怜悯地说：“噢，也许我该试着让你照顾更小一点的东西。”

我满脸疑惑。

“这样你会慢慢培养出照顾自己的能力。”他有点头疼地打量着我。

我注意到自己的时候，头发正凌乱地擅自纠结着，裙子像一个满脸褶皱的老太婆，鞋带打着谜一样的死结。

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副乱七八糟的样子，要知道，我是花了大把大把时间来料理自己的，可那些看似小小的事物原来都是那么有主见，它们完全不受我的控制，随心所欲地独断独行。

小巫仙耸起肩膀笑笑，飞到我跟前，嘴里念念有词。

我纳闷地问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跟你的头发、裙子和鞋带说话啊。”

“说话？”

“嗯，是一些小小的赞美。”

“可它们……”

“它们都很好，不是吗？”小巫仙冲我挤挤眼睛。

他帮我理顺了头发，安抚了裙子的褶皱，将鞋带绑成可爱的蝴蝶结。得到赞美的它们像被施了魔法，乖顺得让人难以置信。

“它们可以听懂你的话么？”我惊讶地睁大了眼睛。

“当然。”小巫仙神秘兮兮地说，“赞美这种魔法对任何东西都有效。”

“魔法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他飞起来，坐到我的肩头，“一种神奇的力量。”

老实说，我对魔法有些意兴阑珊，根本没有想要了解它的欲望，索性不再打听下去。

我以为，只要小巫仙在，什么都不用去想。我以为，只要小巫仙在，什么都不用去做。我以为，只是小巫仙在，一切都会服服帖帖。

从没想过，有一天他会离开，我要一个人去面对。

当我从那株瘦弱的草旁经过，我甚至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一闪念地想，该是怎样美丽的名字才配得上那欣欣然的绿色啊？

我想，我是该学会照顾自己了，那么，就从照顾这个小家伙开始吧。

我蹲下来，对那株不知名的草说：“来吧，让我照

顾你。”

小心翼翼地把它移到我的花盆里，尽管那只盆子精巧到可以捧在手上，但对于它来说还是太大了点。毕竟，它只是一株草。

天刚蒙蒙亮，我就拿着玻璃瓶子跑在花丛里，直到瓶子里装满凝聚着花香的露珠。

暖意融融的天气，我把丝丝缕缕的阳光缠成团收集起来，留着阴霾的日子里备用。

我给它我认为足够的营养、水和阳光。我想，我可以把它照顾地很好，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差劲儿。现实和我的想象天差地别，面对一天比一天纤弱的草，我错愕地无所适从。

“那些养分难道不是你想要的么？”

“那你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？”

“我到底应该怎样做？”

我沮丧地捧着花盆自说自话，和潮水般袭来的挫败感纠缠不清。

就在我准备把那不知名的草弃置一旁的时候，无意中又瞥了它一眼，小小的叶子吐露着丝丝入扣的恬绿，单薄的身子袅袅婷婷。

“多美！”我不由得赞叹。

只这一句，那草忽然像被从梦中叫醒，懵懂的眼睛才一睁开，就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那么细微的变化，如果不仔细看，大概没有几个人

会察觉到吧？就算察觉到了，大概也没有几个人会相信吧？

我庆幸，我清晰地察觉到了，而且，我深信不疑。正像小巫仙说的，赞美是一种魔法。

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偶尔会忘记给它浇水或晒太阳，但它还是越来越结实，摇曳着淡定的光彩，因为，我用最曼妙的词句来赞美它，就算绞尽脑汁也心甘如怡。

每天清晨，我都会兴冲冲地跑到它跟前，陪它说一会儿话。

“小家伙，让我数数你又长出几片叶子了。”

“噢，一共是七片，比昨天多出两片呢。”

“一定要再加把劲儿地长啊。”

慢慢的，我已经不能这样跟它谈话了，因为，它的枝蔓开始顺着我的书架往上攀爬，叶子也越发茂盛起来，就算我花去整个清晨的时间去数那些叶子，还是不能把它们数完。

当我的书架一片绿茵茵的时候，那只曾经被我认定有点大的花盆已经太小了，我不得不把长大了的草移植到门前的空地上。

在温暖的阳光里，那草的枝干一天比一天粗壮，叶子也有巴掌那么大了，我甚至不敢确定，面前那棵像树一样高大的植物就是当初那株瘦弱的草。

如果小巫仙在该有多好，他一定会夸张地大叫：“你简直太了不起了，居然可以把一株小草培养成大树的样